

文章编号:1000-8934(2025)7-0060-06

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25.07.015

塞拉斯思想中的实用主义与非实用主义要素

孙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长久以来,围绕塞拉斯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存在着悬而未决的争论。通过梳理和澄清两者的复杂关系,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通过考察塞拉斯的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方案,可以发现一系列突出的实用主义要素。更进一步,塞拉斯的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最终整合为一幅理想的知识图景,这幅图景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但另一方面,虽然塞拉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将“知识”理解为自我调整的事业,但他对“存在”的探讨则让这幅流动的图景固化为二元的本体论框架,而这个框架正是实用主义者千方百计想要克服的。最后,塞拉斯和实用主义者在本体论层面的分歧可以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得到消解。

关键词:塞拉斯;实用主义;整体主义;自然主义;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长久以来,围绕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与实用主义的关系存在着悬而未决的争论。本文尝试梳理两者的复杂关系,给出决定性的结论。为此,本文将对塞拉斯思想中的实用主义与非实用主义要素做出客观评估,呈现塞拉斯与实用主义者的理论分歧及其背后的关键症结,探讨消除分歧的可能性。

在分析哲学的谱系中,塞拉斯是少有的体系化哲学家。他的突出成就是,为一种全局性的语义推论主义奠定了基础,并为一种能够兼容表象和抽象实体的科学实在论提供了合理的证成。塞拉斯的思想体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一方面是出于他对实用主义著作的广泛阅读,另一方面也有其父罗伊·塞拉斯(Roy Wood Sellars)对他的影响。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对“所予神话(Myth of the Given)”展开了系统批判,这个整体主义方案接续了古典实用主义者的思路。他在《自然主义与本体论》中指出:“杜威在我远离所予神话,重新发现意义的融贯理论时吸引了我。”^[1]塞拉斯在《哲学与人的科学映像》中提出“显像映像(manifest image)”和“科学映像(scientific image)”,并尝试探讨能同时容纳这两种映像的“全览视野”。他明确意识到,这幅知识图景具有实用主义的内

核。他在1969年的演讲稿中指出,这个自我调整的方案“本质是实用主义的,它的大体思路是皮尔士式的”^[2]²⁰⁰。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塞拉斯与实用主义的其他亲缘性,比如功能主义的概念观,基于实践视角的推论观等。

这些亲缘性并不能掩盖明显的分歧。塞拉斯严格区分了因果秩序和认知进程,强调理由空间(the space of reasons)的自成一类性(sui generis)。这个以康德的方式坚持理性自律的二元框架从根本上背离了统一事实与价值的实用主义原则,在人与自然的连续性中置入了硬性的区隔。除此之外,从一种强健的实在论立场出发,塞拉斯认为实用主义者过于强调关系和功能,试图用一些宽泛且模糊的范畴(比如“经验”)来规避对处在时空中的外部世界做出断言。在他看来,存在必须造成因果差异,关于世界的认识不能采取这种弱立场。

关于塞拉斯与实用主义的复杂关系,大致有以下三方意见:一些解读者认为塞拉斯不是实用主义者,但他们的理由各不相同。比如,彼得·奥伦(Peter Olen)指出,我们不应该在分析实用主义的视角下解读塞拉斯,而应该将他的立场归入罗伊·塞拉斯所持的批判实在论,由此将塞拉斯和实用主义者明确区分开来。^[3]而理查德·罗蒂(Richard

收稿日期:2025-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新实用主义:阐释与评估”(23FZX071)。

作者简介:孙宁(1983—),浙江宁波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实用主义、分析哲学、美国思想史。

Rorty)则认为,让塞拉斯无法成为实用主义者的是其思想中的表征主义残余。他指出,由于塞拉斯坚持“摹写(picturing)”理论,“我们实用主义者哀叹失去了塞拉斯这样一位领袖”^[4]。与此相反,另一些解读非常明确地将塞拉斯纳入实用主义阵营,但他们在塞拉斯那里找到的实用主义要素不尽相同。比如,基于整体主义和皮尔士式的真理观这两个要点,詹姆斯·奥谢(James O'Shea)指出:“从总体上来看,塞拉斯的哲学无论是在动机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深刻的实用主义者。”^[5]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则认为,基于语用推论的“实用主义”在塞拉斯的“新康德主义的元语言形式”中扮演了关键角色。^[6]在这两种主张之间,一些更为持中的解读认为,塞拉斯思想中的一些实用主义要素至少可以让他成为准实用主义者。

这些相互冲突的解读充分展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为了澄清塞拉斯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下文将首先考察塞拉斯思想的两个核心维度(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辨析其中的实用主义与非实用主义要素;其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塞拉斯和实用主义者共享的“知识”图景以及在理解“存在”时产生的根本分歧;最后,尝试探讨是否有可能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消解这种本体论的分歧。

一、塞拉斯的整体主义

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核心批判是,不能将经验知识建立在可以脱离推论关系的意义实项上。他将这些实项界定为“内在片断(inner episodes)”,它们是直接的和私人的,可以不经证成地呈现于意识中。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塞拉斯用两个步骤完成了对“所予神话”的批判。前一步骤是准备性的,后一步骤是论证的核心。他试图论证,这些非推论的内在片断不能成为经验的最终法庭,理由空间中的运作不仅在逻辑上同时也在发生顺序上先于这些片断。

在前一步骤中,塞拉斯论证了感觉材料论是以下两种观念的杂交产物:感觉材料是这样一种内在片断,它一方面能作为单纯的感觉印象揭示物理对象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能作为某种非推论的经验知识为其他经验命题提供证据。这种想法的实质是混淆了两种“关于(of-ness)”:因果性地“关于”某

个物理对象,以及获得“关于”某个对象的知识。他认为,必须将属于因果秩序的感觉印象和属于理由空间的概念推论严格区分开来,这两个跨范畴的进程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互同化或还原的可能性。

在后一步骤中,塞拉斯提出了一种从主体性进展到主体间性的新经验主义方案,即倒转“意识在先,语言跟随”的思维模式,尝试从公共的语言活动中引申出作为假设性实体的私人感觉。正如该文的标题所指明的,为了实现这个方案,必须提出一种社会语境下的“心灵哲学”,将内隐的心理进程和心理状态转换为外显的“心理语(Mentalese)”。这个方案被塞拉斯界定为“心理学唯名论(psychological nominalism)”。根据心理学唯名论,所有意识都是语言的事情,思维就是说出或倾向于说出一个命题。塞拉斯试图阐明,真实的过程不是从内在片断中抽象得到公共语汇,而是从主体间的言语活动开始,逐步获得扮演内在片断角色的理论实体。

塞拉斯设计了“琼斯神话(Myth of Jones)”来证明这个与一般经验主义相反的方案:已经能够成熟地进行语言交流的共同体,如何在天才人物琼斯的帮助下,逐步习得关于思想(thought)和印象(impression)的概念,以“第一人称报道”的方式运用它们,发展出关于思想和印象的各种理论。处在语言共同体中的语言使用者就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拥有内在片断,并能够“非推论地”唤起并回应这些片断。这个思想实验的最终结论是:可以构想一种从共相(公共语汇)到殊相(内在片断)的经验主义,将直接性和私人性转换为主体间的规范性运作。

和所有经验主义一样,塞拉斯式的“经验主义”也需要保留从外部获得的感觉印象作为经验知识的最初来源。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塞拉斯的核心策略是,感觉印象最初只是一个占位符(placeholder),它的涵义是在理由空间的推论实践中逐步充实的。他倾向于认为,我们能够在推论系统对感觉印象进行恰当的转译,成功的转译也是科学实在论的基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拒斥所予神话之后得到的语义整体主义可以是全局性方案,不断更新的整体框架是探讨意义实项的基本场域。

然而,这个结论并不是决定性的。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的最后写道,“琼斯神话”这个思想实验的意图是“用一个神话消灭一个神话”。^[7]⁹³布兰顿在导读中指出,称之为神话的原因

在于,塞拉斯“并非在断言事情这样现实发生”,而是在“讲述一个貌似历史的、发展的故事”,试图阐明“什么语言游戏能独立于且先于哪些其他语言游戏来玩的问题”。^{[7]132-133}除了这种解读,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塞拉斯很有可能意识到,这个整体主义方案并不是全局性的,感觉印象即使能够被成功转译,最终还是系统之外的异质要素,它们的存在让“琼斯神话”只能是一种可能的理论叙事。

这种顾虑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在该文本中,塞拉斯认为康德应该更加严格地区分在时空中定位对象的概念表征(包括直观)和只与“感受性表征本身的特征”相关的“感觉”。^{[8]30}他主张明确区分感性表征活动(sensory representings)和感性表征对象(sensory representeds),认为这一步骤对超越先验观念论,并捍卫他所坚持的实在论立场至关重要。塞拉斯不再将感觉印象理解为占位符,开始谈论“单纯感受性(sheer receptivity)”。受皮尔士的启发,他将单纯感受性理解为“野蛮事实(brute fact)”或“知觉经验的限制性要素”。^{[8]15}他认为,尽管我们可以不谈论认识的基础,但总有发生在时空框架中的因果进程在限制着我们的认识,这些限制性要素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验法庭,它裁决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什么是不可认识的。这个实在论动机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被抑制,但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突显。

在以杜威为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者那里,因果进程和意义系统都被纳入“经验”这个全局性范畴,因果限制不再是异质要素,而变成了经验进程的一个面向。塞拉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错误地认为,杜威的“经验世界”非常接近他的“显像映像”。^[11]但即使塞拉斯看到“经验”是一个全局性范畴,他也不会采取这个杜威式的步骤。在他看来,在功能和效应的层面理解因果限制是不够的,因果进程必须是一个非认知性的存在领域。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还要探讨如何在实在中锚定我们的认识,就不能将限制的部分纳入经验,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滑向观念论。换言之,需要某个“后退终止者(regress-stopper)”在实在论和观念论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

可以看到,尽管塞拉斯和实用主义者都用整体主义来拒斥所予神话,但只要塞拉斯坚持因果秩序和认知进程的二元框架,他们的思路就存在着明确分歧。因此,如果不考虑这个二元框架,塞拉斯的

语义整体主义是实用主义的;但从更全局的视角来看,他的方案又不够实用主义。

这些辨析让我们看到“拒斥所予神话”这个标签背后的理论张力。塞拉斯拒斥语义和认知的所予,但认为意义系统之外必须有某种限制,这种限制在因果层面保证我们的经验知识不致成为心灵的自行创造。而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无法纳入意义系统的限制一定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所予,塞拉斯虽然没有“认知地”谈论所予,但“因果地”设定了另一种所予。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在《心灵与世界》中将作为基础的意义实项称为“外生的(exogenous)”所予,将作为基础的概念能力称为“内生的(endogenous)”所予。^[9]我们不妨将因果的所予称为“更外生的(exo-exogenous)”所予。在真正的实用主义者看来,尽管因果限制的内涵可以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但如果塞拉斯坚持认为某些异质要素无法进入意义系统,他的整体主义就是不彻底的,还是保留了某种基础主义的诉求。

二、塞拉斯的自然主义

讨论塞拉斯与实用主义的关系时,通常的聚焦点是社会语境下的话语实践和理由空间中的推论关系,其思想中的自然主义面向则较少被关注。前一维度是左翼塞拉斯主义者的关注点,后一维度是右翼塞拉斯主义者的关注点。由于左翼塞拉斯主义者(比如罗蒂和布兰顿)的解读相对主流,塞拉斯的自然主义诉求也就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但实际的情况是,对塞拉斯而言,区分因果秩序和认知进程并强调理由空间的自成一类性很可能只是一种语言哲学的方案。如果我们将视角从语义转向存在,会发现塞拉斯更倾向于在科学实在论的框架下探讨自然空间和理由空间的连续性。这也意味着右翼塞拉斯主义者的解读更加完整且真实地呈现了塞拉斯的思想意图。

根据上一部分的讨论,塞拉斯的二元框架拉开了他与实用主义的距离。现在,对他的自然主义解读可以再次拉近他与实用主义的距离。事实上,塞拉斯也在《自然主义与本体论》中将自己的立场界定为自然主义,并和杜威式的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关联起来。^[12]塞拉斯的自然主义可以从语义学、认识论和本体论三个层面来界定。

在语义学层面,塞拉斯强调通过命题或表达的用法和功能决定它们的意义。^[10]然而,如果我们将塞拉斯中后期的一系列文本纳入考量,就会发现他不仅停留于语用步骤,还特别关注语言和世界的关联,以及如何在共同体维度下刻画这种关联。从整体上来看,塞拉斯的语义学方案是自然主义的,并倾向于将语义视为在世界中生成的事件。他在《真理与“符合”》中指出,语言表达属于自然秩序,自然秩序中的语言对象可以被称为“自然-语言对象”。^[11]²¹²他还在《命名与言说》中指出,不但“自然-语言对象”在“狭义上”存在于世界中,而且功能性的共相也在“宽泛意义上”存在于一个“包含了规范与角色”的世界中。^[11]²²⁵

我们可以在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中找到自然主义语义学的丰富资源。比如,杜威讨论了动物之间的“发信号”行为如何演化为人的语言交流。^[12]^{LW 1:213}他还指出,人工符号的意义可以回溯至“存在对象和事件的意指能力”。^[12]^{LW 12:61}可以看到,杜威的“存在对象和事件”和塞拉斯的“自然-语言对象”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缘性。一些右翼塞拉斯主义者——如露丝·米利肯(Ruth Garrett Millikan)——尝试更加具体地刻画从自然符号到约定符号的演化,这些工作有力地证明,塞拉斯与实用主义者的语义学方案有可能相互整合,并沿着同一方向继续推进。

对于塞拉斯的自然主义解读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至认识论(包括知觉理论)。尽管左翼塞拉斯主义者将《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提出的自上而下的方案作为理解塞拉斯的标准模式,但塞拉斯并不否认存在着一种自下而上的连续性,并尝试在一个自然主义的框架内探讨这种深层的连续性。据此,塞拉斯的思想要旨也许并不如罗蒂所言,即从休谟推进到康德,而是试图在保留康德式规范性洞见的同时强调休谟式的自然主义洞见。

在认识论层面,实用主义者同样采取了自然主义路径。不同于实用主义者,塞拉斯试图在这个连续性方案中保留作为单纯感受性的感觉印象,用处在因果秩序中的感觉印象来限制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实用主义者会认为这个设定是多余且有害的:作为材料的感受印象应该是科学探究的产物,而不是虚构的初始存在,一种真正的科学实在论不应该在探究展开之前就预设这些存在。麦克道威尔指出,我们对世界的概念性把握可以一路直达世界本身,如果我们接受这种概念实在论,塞拉斯所谈论

的感觉印象只是“空转的惰轮”。^[13]¹⁴实用主义者应该会赞同这一批评。

再来看本体论层面的自然主义。让认识论落脚于本体论是塞拉斯的突出思想特色。他试图阐明,如果因果秩序和认知进程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那么这种连续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在本体论层面,我们可以在因果秩序中为抽象实体找到实存的根据。换言之,抽象实体在本体论上是确定的,尽管显像映像尚不能证明这一点,但随着科学探究的推进,科学映像最终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以内在片断为例,尽管在琼斯神话中,内在片断是主体间的理论设定,但塞拉斯并未在任何地方否认它们的实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罗蒂正确地指出,琼斯神话是一种自然主义,而不是赖尔式的行为主义,因为它规避了“赖尔对思想和感觉印象这样的心理实体的实存的怀疑”。^[7]⁵

如果理论实体是实存对象(real objects),那么理论就是在描述实存物的存在法则,而不只是在给出一些假设性法则。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塞拉斯提出的“科学尺度(scientia mensura)”：“在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维度时,科学是万物的尺度,是什么是其所是的尺度,也是什么不是其所不是的尺度。”^[7]⁶⁶尺度的真正涵义并不是测度现象的标准,而是决定“是”与“不是”的标准,换言之,它是在本体层面,而非现象层面运作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拉斯在提出科学尺度时加了一个限定:在描述和解释世界时,而不是在证成世界时。在因果秩序中为抽象实体确定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根本的问题在于:在本体论层面,因果秩序和认知进程的区分是类的区分,而不仅是层级的区分,这种区分让我们无法将心灵意向性的各种产物自然化。这里的问题仍然是康德没能解决的问题:能否真正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尽管实用主义者会接受塞拉斯的自然主义语义学,也会有所保留地认同他在认识论层面的自然主义倾向,但他们不会同意这个本体论层面的自然主义方案。根本原因在于:实用主义者并不在实存的意义上探讨“对象”(无论是自然对象还是抽象对象)。在实用主义的语境中,对象是探究的“结果”,同时也是探究的“目的”,而不是等待被认识的“实项(entity)”。抽象实体只在具体的探究情境中获得它的有效性,它们并不是可以被放回因果秩序的实存。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塞拉斯的思路可能是一

种伪装的柏拉图主义,因为本体论层面的非自然设定,它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自然主义。

三、评估与延伸

尽管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塞拉斯思想的两个不同方向,但宏观地看,它们可以整合为一种关于知识的整体构想。和实用主义者一样,塞拉斯在整体的演化视角下探讨知识的“生长”。他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指出,理想的知识图景既非基础主义的(“大象立于巨龟之上”)也非融贯论的(“知识巨蟒首尾相衔”),而是“一项自我调整的事业”。^{[7]63}在这幅图景中,我们根据理由空间中的证成对信念做出取舍,通过理解框架的更新推动经验知识的自我调整。这幅图景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它和前面指出的一系列实用主义要素共同构成了作为“实用主义者”的塞拉斯。

塞拉斯在皮尔士那里看到了这幅知识图景的萌芽。他在1969年的演讲稿中指出,应该从一个简单模型开始,逐步进展到一个能够展现“完整复杂性的框架”,也就是“皮尔士式的规范性理想(regulative ideal)”。^{[2]73}然而,实用主义者的顾虑是,塞拉斯对理性运作的强调会拉大认知进程和因果秩序的距离,人为地让一幅流动的图景固化为二元的本体论框架,而这个框架正是实用主义者千方百计想要克服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塞拉斯在自成一类的理由空间上放置越多的权重,他就越需要解释这个空间究竟是如何与自然空间发生关系的。

麦克道威尔建议我们将这种关系理解为因果秩序(线下要素)对认知进程(线上要素)的“引导(guide)”。^{[13]2-21}引导是两种不同秩序之间的关系,而非同一种秩序中的关系。这种理解的问题在于:发生关系的双方是相互外在的,即使塞拉斯能对作为线下要素的感觉印象作出充分的刻画,也无法对引导的核心机制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尽管存在巨大的理论困难,塞拉斯仍然相信必须有某种实存从外部限制着我们的思维。作为坚定的实在论者,他无法容忍不同秩序间的外在关系变成同一秩序中的内在关系。在他看来,不管是实用主义者、麦克道威尔还是布兰顿的方案,最终都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基于内在关系的观念论。不同于这些有观念论嫌疑的方案,塞拉斯更愿意用“摹写”来理解两种不同秩序之间的关系,通过

保留基本的摹写结构来维持两个世界的区分。

在探讨语言(理智秩序)与世界(实在秩序)的关系时,塞拉斯提出了两个接触点:第一个是皮尔士式规范性理想,但这个接触点实际上是有待实现的理想,它涉及规范性的真,而不是实存意义上的真;第二个是摹写关系,这种自然关系存在于扮演报道角色的基本句和实在秩序之间,这些句子具有自然属性而非规范性或语义属性。第一个接触点保证了“语言-世界统一性”,第二个接触点保证了“世界-语言统一性”;前者涉及语言对世界的“可断言性(assertibility)”,后者涉及一级事实陈述对世界的“可获得性(obtainability)”。在塞拉斯看来,后者可能更加底层。他指出,摹写关系是理智秩序正确接触实在秩序的先决条件,这是“在实际和可能信念系列之外的阿基米德点,用以定义该系列成员可能趋近的理想或极限”^{[8]142}。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有机体和环境的“交互(transaction)”是真实且首要的关系,而塞拉斯讨论的“引导”和“摹写”都是站在旁观者视角得出的理论虚构。进一步,实用主义者试图将两种秩序都纳入“事件(event)”这个更基本的本体论范畴。作为时间性的发生,事件在与其他事件的关系中获得它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并不指向普遍的共相,也不具有任何可以脱离具体关系的本质属性。在旧形而上学中,存在是第一位的,事件性则是存在的模式或属性。在实用主义的语境中,事件占据了首要位置,而存在则成为对汇聚的事件加以抽象而得到的派生概念。然而,根据塞拉斯的理解,事件是物理存在,更确切地说,是物理系统中的一部分关系体;并且,事件并不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或者不足以成为最底层的本体论范畴。

这些讨论明确揭示出,塞拉斯在本体论层面与实用主义者产生根本分歧,我们在讨论他的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时已经涉及了这一分歧。只有看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塞拉斯在《对语言游戏的一些反思》中的如下论断:“实用主义强调语言(或概念)是工具,我认为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洞见。但是实用主义者想由此来分析‘意义’和‘真’,这样就错误地理解了 this 洞见。”^{[11]340}塞拉斯明确拒斥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同时又接受工具主义的概念观;他不认同用效用来解释真,同时又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将语词理解为“行动词(action words)”,进而将语义与使用中的功能关联起来。这背后的

根本原因在于:塞拉斯在方法论上接近于实用主义者,又在本体论上远离了实用主义者。

要而言之:如果说塞拉斯对于语义和认识的理解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那么他在本体论层面存在着一些同样突出的非实用主义要素,这些要素反过来在他的整体主义和自然主义方案中制造了一些无法与实用主义调和的关键分歧。是否将塞拉斯视为实用主义者取决于我们将多少权重分配给这些分歧。我们在引言部分列出的不同解读正是源于权重分配的差异。

塞拉斯认为,随着知识的进展,我们关于存在的基本构想很有可能得到调整和更新。他在《哲学与人的科学映像》中指出,哲学家必须着眼于整体,探讨世界中的各个部分在本质上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哲学家必须在方法和结论上对自己提出的这幅整体图景作出批判性反思。^[11]根据这两个要点,塞拉斯当然会认同着眼于整体的本体论工作也应该是一项自我调整的事业。

塞拉斯对科学实在论的理解明确揭示了这一点。一方面,他反对科学工具主义(scientific instrumentalism),认为最佳科学解释中的术语不仅是用于从观察前提推导出结论的符号工具,还实际地指称物理对象及其构成属性。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坚持极端的科学实在论,并不认为最佳科学解释中的术语可以涵盖所有对象和属性。换言之,他一方面强调抽象实体的本体论确定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一种足够宽容的科学实在论可以将新的对象不断纳入自己的本体论图景,而不是只局限于分析后得到的唯一实存物。考虑到塞拉斯提倡以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进行本体论工作,强调反思关于物理世界

的知识以及获得知识的方法,在科学探究中不断更新常识视角下的结论,他和实用主义者在本体论层面的分歧可以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得到消解。

参考文献

- [1] Sellars W. *Naturalism and Ontology: The John Dewey Lectures for 1973-1974* [M]. Atascadero: Ridgeview, 1997.
- [2] Sellars W. *Notre Dame Lectures 1969-1986* [M]. Atascadero: Ridgeview, 2017.
- [3] Olen P. The Realist Challenge to Conceptual Pragmatism [J]. *European Journal of Pragmat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 2015 (7): 152-167.
- [4] Rorty R.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Self - Reference, and Pragmatism [C] // Bieri P, Krüger L, Horstmann R P. (eds.)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and Science*. Boston: D. Reidel, 1979: 91.
- [5] O'Shea J. How Pragmatist was Sellars? Reflections on an Analytic Pragmatism [C] // Brandt S, Anke B. (eds.) *Wilfrid Sellars and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2020: 110.
- [6] Brandom R. *From Empiricism to Expressivism: Brandom Reads Sellar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 [7] [美]塞拉斯. 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 [M]. 王玮,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 [8] Sellars W.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Variations on Kantian Themes*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8.
- [9] McDowell J. *Mind and World*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6.
- [10] 孙宁. 匹兹堡学派研究: 塞拉斯、麦克道威尔、布兰顿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169-172.
- [11] Sellars W. *Science, Perception and Reality* [M]. Atascadero: Ridgeview, 1963.
- [12] Dewey J.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M].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69-1991.
- [13] [美]麦克道威尔. 将世界纳入视野 [M]. 孙宁,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The Pragmatic and Non-Pragmatic Elements in Wilfrid Sellars' Thought

SUN N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re has long been an unresolved debat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lars and pragmatism. By examining their complex relationship,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there is a series of prominent pragmatic elements in Sellars' holistic and naturalistic approach. Furthermore, Sellars' holism and naturalism integrate into an ideal knowledge picture with distinct pragmatic characteristics. However, while Sellars understands knowledge pragmatically as a self-adjusting enterprise, his discussion of existence solidifies this fluid picture into a dualistic ontological framework, which pragmatists try to overcome. Finally, the ontological divergence between Sellars and pragmatists can be resolved at a deeper theoretical level.

Key words: Wilfrid Sellars; pragmatism; holism; naturalism; ontology

(本文责任编辑:崔伟奇 王琦)